

經義考

四十二

1

2

3

4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 十一

千氏 慎行 經筵講章

未見

朱氏 廣 經筵講章

未見

馮氏 時可 談經錄

一卷

存 載集中

張氏 位 經筵講義

二卷

未見

包氏 萬有 五經同異

二百卷

未見

鄧氏 元錫 五經繹

十五卷

存

王氏 應電 經傳正譌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予觀說文所引五經字與今文絕異蓋許氏

當東漢時猶及見古文故所載如此今之經文不知幾更
翻摹之手故與許氏不同也世之習經者惟知有今文而
書字者惟知趨簡便謬將何極今姑據說文所載及淺近
譌謬之甚者稍加訂正不賢者識其小者非所重也

朱氏 睦 櫟 五經稽疑

六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大梁周宗正灌甫氏少負異質以古文辭名
中原顧意殊不屑之汎瀾百氏且徧於是盡治六經取諸
傳疏訓故無慮數十百家臚列於目而惟吾之汰苟其是
則不以世之所忽遺者而廢吾是苟其非則不以世之所
趨沿者而廢吾非其所治經文訛者正之衍者去之錯者

理之若禮經而非出於聖人之筆則糺之今所行六卷彬
彬焉足稱爾雅矣

授經圖

二十卷

存

陸桴自序曰予觀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不著作者名氏敘
易書詩禮春秋三家之學求其書亡矣及閱章俊卿考索
圖六經皆備閒有訛舛余因考之蓋自東漢以下諸儒授
受尠有的派云其經義或私淑或自治或受之國學俱繫
之爲某受爲某傳可乎余於是稽之本傳參之諸說以嘗
請業及家學者各爲之圖以一二傳而止者亦錄之以備
咨考舊圖俱無傳圖後或錄經論數條而諸儒行履弗具

使覽者不知其爲何如人也余旣爲圖復拮據其要而作傳無關經學無裨世教者皆略焉傳成以諸儒著述及歷代經解附之釐爲四卷藏之家塾以俟同好庶斯道之不墜也

黃虞稷曰本崇文總目中授經圖之意著五經授受諸儒同異及古今經解目錄成編錢氏列朝詩集作五卷

經序錄

五卷

存

周大禮序曰予昔修梁宋識宗室西亭公公遊學好古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注訓詁者皆載其敘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

書而讀其序固以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聞見而
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
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焚書漢儒存亡繼絕
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十四博
士而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
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
以網羅遺軼博存眾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
鄭王之易出自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尙書之學孔氏
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注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
鄭箋而已唐貞觀開始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
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存如李氏易解後人僅
於此見古人傳注之一一二至啖助以已意說春秋史氏極

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紹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救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遺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遍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與今之傳注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閒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襄貶實錄之亂淆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邱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

後金滕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沆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載於其間頃刻耳則余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乎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訂其疑義而序其略如此云

杜氏質明儒經翼

貢安國序略

未見

貢安國序略曰吾友杜質氏壯年從學五十有聞念聖經久湮而明儒之論有契於古者采輯成編皆有本之言將

以羽翼六籍俟諸百世輯既成梅守德純父氏題曰明儒
經翼予又為敘其編次大意云

梅文鼎曰質寧國太平人

吳氏 繼仕 七經圖

七卷

存

經原宗統

四卷

存

查嗣琛曰繼仕字公信徽州人

瞿氏 九思 六經以俟錄

存 闕

黃虞稷曰黃梅人萬厯癸酉舉人以進所著書授翰林院

待詔

姚氏

舜牧

五經疑問

分見各經

六十卷

四存

唐氏

伯元

醉經樓經傳雜解

一卷

未見

胡氏

應麟

六經疑義

二卷

未見

馮氏

琦

經筵講義

一卷

存

沈氏

堯中

學說經籍說

三卷

存

郭氏

正域

十三經補注

未見

談遷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諭德庶子遷南國子祭酒陞詹事掌翰林院進吏部右侍郎卒諡文毅

姜氏

應麟

五經緒言

未見

周氏應賓九經考異

十二卷逸語一卷

存

應賓自序曰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夫經湮於秦而復出於漢其閒簡編之刊闕語音之齟齬固已家異而人不同矣況夫古文變而篆篆變而隸隸變而今文其爲魯魚亥豕之誤夫豈少哉頃予讀禮多暇閒取許叔重說文時披覽之見其所引論語詩書多與今文不合遂取石經殘碑及十三經注疏摘其同異者纂而次之已又旁採漢書史記以及唐宋諸儒論撰凡有關於經文者悉彙焉意欲備一家之言而未竟也晚乃得應城陳君五經異文讀之則知昔人於此固已先得我心之同已陳君最稱博

治無書不搜然其所遺尙十有三而陳之所有者余或未之悉也乃知討古之難有如漁獵竭澤以漁而魚終不可盡焚林以獵而禽終不可盡也況陳君所輯止於五經而四書不備猶爲缺典予遂竟成此書以示後學庶使廣聞博見無專門之陋焉若曰立異幟以熒世則予烏敢

王治皞曰鄞縣人萬厯癸未進士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尙

書

徐氏

常吉

遺經四解

四卷

未見

六經類雅

五卷

未見

唐公

文獻

青宮進講經義

二卷

佚

郭正域作傳曰予與公自翰林時各以道義相規切公每向予言曰若性直而好盡言殆不免乎後與公共事皇太子講筵戴星而往日午而退冬雪盈尺秋雨如注嚴風刮面如削夏日揮汗如雨不得休八年如一日在事者先後多異同予與公驩然靡閒每五夜晨起坐直房足膝論心各相勞苦後公請告予亦遷南大司成各三年而又共講筵暨予攝部事與執政忤言者希旨交章攻擊予予得請歸知交避匿公率同事送子國門外使人將之潞河爲一

二詩書扇頭語甚激烈憤悻後妖書事起罪人已得執政使其私人康御史丕揚故上章請緩罪人死且曰不數日而渠兄弟當授首闕下意蓋在予兄弟也上怒罷康御史爲民執政亟救御史而科臣姚文蔚授意錢夢皋遂上書直以坐予兄弟暨歸德相國歸德相國在京邸與予兄在國子邇卒如堵牆門晝闔不得開予日坐舟中道臣希意檄所司調予出入晝則揚干夜則鳴鉦如防倭寇而京師捕帥亟請拷予從者使人來予舟中今日械一人去明日械一人去先後逮去男婦老幼共十五人竹籤釘入手足指倒懸梁上毒酒灌鼻孔竹刀削兩脅肉片片墮地竟無所得兩月獄不成子與妻孥不敢歸待命舟中歲且除忽一人自岸躍入予舟中舟人皆恐問之曰子華定唐公人

索書不得少旋氣定白衣領中出片紙予識爲公手書書
曰上神聖知公冤湯網解矣執政爲公論所執且舍妖書
揚帆而向楚事其本志也公姑任所爲第不死耳予讀公
箋字若金雞口中吐出溫綸自天而降又旬日公復以其
人出數十金畀予則公與晉江李公楊公粵西蕭公各捐
俸金助予爲道里費先是予第三子生僅十日而冒雪以
行倉京師以三十卒來子舟中械乳媪之夫李奴以去媪
日夜哭乳湏不流兒幾不保蓋諸臺省授意一總帥得一
青巾方士持白蓮呪使李奴誣予服不可得公又以人來
唁予予告之故公從總帥處力爭之釋李奴以歸乳媪夫
婦抱子莫若更生兒得不死公之力也嗚呼當是時彼方
張彌天之網焚燎原之焰起滔天之浪誰敢問予名姓獨

龍江沈公以其家人來貶予牢醴暨同年牛御史導予出疆今御史熊公自保定以酒百尊畀予爲禦寒具淮陽李中丞贈予道里費而已後半年予得歸亦不知難之所由解也人自京師來者乃難言起時公率署中一二同志謂於執政曰外人謂宗伯且不免實相公有意殺之執政色亦跼踖無所容揮茗灑地告天爲誓公又婉言曰二三子亦知相公無此意無如臺省之望風而下石何相公不力訊此獄是有意乎興此獄何以解於天下後世執政氣奪不能出一語會御史大夫溫公與御史午公應元湯公兆京沈公裕喬公應甲俱執不肯署又南道御史朱公吾弼上疏稱予與李宗伯俱社稷臣李亦告去當令二人各出視事上神聖廉予無罪中貴之賢者亦婉言勸執政事遂

得寢嗚呼微公始終諛諛以直言奪時宰之魄以太義激
發二三正人君子予無生理矣莊生有言大阜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大浸稽犬而不溺公之謂乎公生平侃侃大
節如庇李司諫之死卹華司理之獄白趙少宰之枉海內
爭頌之又京察時執政欲庇署中一二私人公方在告執
政竟入坐公床上爲公請竟不可得噫詞人之於政府如
家人然所頤指靡不披靡疇有岳岳如公者乎公生平嚴
請託絕附麗以清白聞詩有輞川之致文如陸敬輿其爲
人似李元禮不可奪字畫適媚似趙孟頫初生時父夢巨
星麗於堂皇有印如斗狀元及第官僅少宗伯贈禮部尙
書諡文恪位不酬德年不逮官命矣夫其他懿德美行載
諸公誌狀中不贅公名文獻字元徵華亭人有子允恭允

釐

李氏鼎經詁

四卷

存

黃虞稷曰字長卿新建人萬曆戊子舉人鄭洛軍前贊畫

按李氏經詁四卷論語凡一百一十五條大學二
十四條孟子二十四條詩經一十六條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九

經義考

卷二百四十九

十四卷... 二十四...

宋人... 對... 四卷...

清... 國... 人... 舉...

浙江書局刊

高念曾校

汪康年校

吳慶坻校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

秀水朱彝尊編

昆田照校

羣經十二

焦氏 東宮講義

六卷

存

郝氏 九部經解

一百六十五卷

分見各經

存

敬自序曰余蚤歲授詩成進士三試為宰再補諫官十年之內兩黜考功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予心惡焉

甲辰歲遂棄官隱一畝之宮僻在荒郊衡門長掩永日無
事乃取經籍課誦久之於訓詁外微有新知苦性鹵隨事
備忘前後涉獵九經爲九解分九部乃銓九敘曰包犧作
易文王演序周公繫爻孔子贊翼四聖相授道本一致百
家之說紛然煩碎執義者遺象徇象者失意邵雍圖先天
分易爲二考亭守著筮義主卜筮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緯
釋亂正易道旁鶩矣作周易正解部第一四代之書選茲
逸矣漢之伏生九十記憶太常晁錯踵門肄習凡得二十
有八篇真四代之弘璧已晚出古文託名孔壁良苦眞贗
實不相襲而二千年砢砢混其良玉不可以弗別也作尙
書辨解部第二詩三百五篇授自毛公古序精研六義明
通考亭氏盡改其舊斥爲鑿空遂使雅頌失所國多淫風

先進後進吾誰適從其毛公乎作毛詩原解部第三孟子
云王者迹熄而作春秋五霸得罪三王春秋爲五霸而修
也世儒誣仲尼獎五霸貶天子退諸侯吾聞諸夫子直道
而行與民共由豈其講張名字深文隱語如世所求乎作
春秋直解部第四禮家之言雜而多端迂者或戾乎俗而
亡者未覩其全蓋記非一世一人之手而道有所損所益
之權訓詁之士鑿以附會理學之家割以別傳辭有純駁
義無中邊舉一隅則矛盾觀會通則渾圓作禮記通解部
第五儀禮十七篇禮之節文耳先儒欲引以爲經夫儀烏
可以爲經也儀者損益可知而經者百世相因其辭繁而
事瑣或強世而違情昔之讀者苦於艱深支分節解盤錯
可尋也作儀禮節解部第六周禮五官終始五行司空考

上水藏其精緯象之言縱橫之心說者謂是書周公所以
致太平六官錯簡河閒補經世儒因加考訂而不知本非
闕文也作周禮完解部第七天縱上聖爲斯文主弟子問
道而作論語廣大精微包羅萬有無行不與誰不由戶四
時行生日月開牖大道忘言默識善誘小子何述詳說以
補作論語詳解部第八戰國塵風處士橫議周道榛蕪文
武墜地鄒魯相近澤未五世孟子願學曰私淑艾七篇之
言居仁由義稱述堯舜入孝出弟守仲尼之道以待後之
學士反約則同詳說豈異作孟子說解部第九書成通爲
卷一百六十五爲解一百六十七萬言起草於乙巳之冬
卒業於甲寅之春越六年己未殺青斯竟

李維禎曰仲輿病漢儒之解經詳於博物而失之誣宋儒

之解經詳於說意而失之鑿乃自爲解易解曰正尙書解
曰辨詩解曰原春秋解曰直禮記解曰通周禮解曰完儀
禮解曰節論語解曰詳孟子解曰說質之理而未順反之
心而未安卽諸大儒訓詁世所誦習尊信必明晰其得失
要以不失聖人之心不悖聖經之理而止起漢宋諸君子
九京而與之揚挖必爲心服首肯矣豈若劉綽輩織綜經
文詭其新說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者
乎

經解緒言 一名山草堂談經

九卷

存

敬自序曰聖人雅言詩書執禮而著之經經者聖人之文

也夫子謂文王既歿文不在茲故贊易作文言文言者聖人所以談經也士修文而不明經舍秋實而采春華也子惟魯無文蒙受一經垂老涉獵旁通發揮而喜於談說家無好學子弟外無師友環堵一室抱膝伊吾時有所會手口共語要之不越六經糟粕耳士大夫羣居議論時政月旦人品區區掃軌杜門二十年耳目面牆惟於几案間親聖賢薰炙而相師友不啟不發欲言而誰與言欲不言而終古茫昧困蒙不告寧秦越人之肥瘠與解經暇日撮其瑣言題曰談經昔秦之談士引經非時而因以禍經晉之談士舍六經談老莊而因以誤國由斯以談談何容易吾夫子終日言然頗惡人之空談者故曰予欲無言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則予又似多言矣

曹氏 學佺 五經困學

九十卷

存

學佺自序曰或問於予曰子之注釋五經也何故曰子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擷四庫之精華與二氏爲鼎峙子之志願畢矣問子之釋五經也與漢宋諸儒異乎同乎曰子固不敢立異於諸儒而亦不能以盡同也曰子之名困學也何故曰昔者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又曰學而不思則罔志而不學則殆罔與殆皆其所不容不憤也夫子有樂以通之予惟知有憤而不知有樂也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困

錢謙益曰能始著述頗富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

儒藏與之鼎立采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
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歛集聲伎雜進享詩酒談讌
之樂近世罕有家居二十餘年殉節而死

按曹氏五經困學詩曰剖疑書曰書傳折衷易曰
可說又曰通論春秋曰傳刪禮記曰明訓

王氏 惟儉 經抄

六卷

未見

錢謙益曰惟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歷乙未進士以知縣陞
兵部主事削藉光宗卽位起光祿寺丞三遷爲大理少卿
以僉都御史出撫山東入爲工部右侍郎

熊氏 明遇 五經約

未見

俞汝言曰明遇號檀石進賢人萬厯辛丑進士累官兵部

尙書

蔡氏毅中六經注疏

四十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崇禎三年具表進呈

徐氏鑒諸經紀數

十八卷

存

李延昱曰豐城徐鑒觀父撰萬厯辛丑進士監察御史巡

視南畿學政

經說分見諸經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山川十

楊氏 聯芳 羣經類纂

三十四卷

存

繆泳曰楊聯芳字懋實南靖人萬曆辛丑進士仕至貴州按察副使其書以類編之曰君臣曰敬天曰勤民曰節財曰用舍曰學校曰禮制曰樂和曰刑罰曰征伐曰謀斷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凡一十五門萬曆癸丑序

樊氏 良樞 寢言

二十一卷 經說分見諸經

存

鄧氏 光舒 五經繹

未見

高世泰曰鄧光舒字棟之黃陂人萬厯丙午舉於鄉厯官
慶南知府著五經繹

考諸家目錄不見有是書疑鄧元錫之誤

來氏斯行五經音詁

未見

黃虞稷曰字道之蕭山人萬厯丁未進士福建右布政使

張氏萱五經一貫

十卷

未見

喬氏年麗澤論說

十卷

未見

梁氏 字 五經類語

四卷

未見

趙氏 元輔 六經圖

五卷

未見

胡氏 一愚 五經明音

六卷

未見

袁氏 士瑜 海螽前編

一卷

未見

黃氏喬棟 十二經傳習錄

未見

陸元輔曰喬棟恭肅公光昇子字以藩事親至孝以父蔭
歷官雲南知府恭肅有諸經注解獨詩經未就喬棟足成
之撰有十二經傳習錄

楊氏惟休 五經宗義

二十卷

未見

陳氏洪謨 五經輯略

未見

張氏睿卿 五經釋義

十卷

未見

堵氏 維常 三經澤

卷

未見

黃虞稷曰無錫人其子肩錫為湖廣提學副使輯其遺書

楊氏 文昇 五經私錄

二卷

未見

趙氏 宦光 九經漢義

未見

談經彙草

未見

錢謙益曰太倉趙宦光凡夫棄家廬墓與其妻陸卿子偕
隱寒山手闢荒穢疏泉架壑善自標置引合勝流而卿子
工於詞章翰墨流布一時名聲藉甚以爲高人逸妻如靈
眞伴侶不可梯接也凡夫寡學而好著述不經師匠卿子
學殖優於凡夫

梁氏斗輝十二經緯

九卷

存

斗輝自序曰孔子刪述六經自五經分而樂經僅存一篇
以附禮記全書闕焉五經又分周禮儀禮禮記爲七經復
益以孝經論語爲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爲三合孝經論語
爲一於是十經以六經加六緯於是十二經以易書

詩三禮三傳加孝經論語孟子爾雅謂之十三經羣聖心
 法始大備顧世皆左袒宋儒以關閩濂洛居然洙泗遺音
 獨不思起烈焰而躋之石渠天祿蘭臺虎觀者伊誰力乎
 林駟有言學未到康成未可輕議漢儒故予每於論次中
 第寓損益之文而得失自見不敢過為譏貶即閒有所短
 長亦考證前哲非懸臆斷敢云升堂入室聊資窮經一啟

鑰云爾

張氏雲鸞五經總類

未見

黃氏一正五經埤傳

未見

黃虞稷曰江都太學生

秦氏 重豐 五經偶得錄

未見

陸元輔曰無錫人

王氏 應山 經術源流

一卷

未見

鄒氏 初基 五經通說

未見

張氏 瑄 五經總類研朱集

二十二卷

未見

周鍾曰大生精經學是編刪繁蕪標典義使讀者條理

循而指歸不亂

二十二

五經義疏

卷之六

五經義疏

未良

五經義疏

五經義疏

五經義疏

未良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

浙江書局刊

高念曾校

汪康年校

吳慶坻校

高念曾

高念曾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 十三

陳氏 仁錫 六經圖考

三十六卷

未見

王氏 啟元 清著經談

十卷

未見

鄭珥曰啟元字心乾馬平人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

檢討

馮氏 一第 十三經借課

佚

高世泰曰崇禎十六年八月張獻忠陷長沙孝廉馮一第死之一第字根公天啟丁卯舉於鄉著十三經借課

孫氏 承澤 五經翼

二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曩時海內藏書家稱泮中西亭王孫子官泮時西亭已歿與其孫永之善因得盡窺其遺籍約十萬餘卷尤重經學中多祕本世所鮮見予雖困頓簿書日借其經學一類課兒輩抄錄之攜歸京師壬午河決王孫之書盡沈洪流中賴子家猶存其什一至甲申之變予家玉帛

堂積書七萬餘卷一時星散無復片紙存者是歲秋冬僵
卧城東魚藻池上書賈荷書來售多予家故本封識宛然
泣焉欲涕又中祕故藏狼藉於市閒質衣物收之病廢之
餘猶取諸書有裨經學者或錄其序跋或錄其論說久之
成帙數年以來朝焉夕焉饑當食寒當衣孤當友病當藥
石者惟此是賴禹航嚴子顥亭省母南還別予退谷因託
而梓之以公同志老病餘生名根久斷非敢以此侈該博
也古人遺書日就銷滅經學之書存世者尤鮮嘗一衡而
知全鼎則經翼諸篇誠窮理者之所必資也顥亭之意與
予相同而予更識其聚散之感如此

朱彝尊序曰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
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

數而論說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遲
任周任之言殆卽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
士江翁胡毋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耄教授弟子蓋聖人
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
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眾說畢陳紛綸
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於博學而詳說之也
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
儒五經序義分爲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
鏤版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爲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
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
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
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爲

述也當萬歷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黃河水
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
經義後又益以祕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
未能發明五經之蘊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愧於古之
致仕者以爲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
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勒
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
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顏氏

茂猷

五經講宗

六卷

存

陳氏

龍正

朱子經說

十四卷

存

龍正自序曰朱子語類略定頗無憾惟說經一類古且大半私念傳注者朱子生平精力之所聚也各附經以見未嘗入本集此實傳注之餘而獨攬入語中爲一類願又獨多於眾類編紀非稱譬之車以載物而物跨於車室以處人而人壯於室曷不別爲一書使窮經者尤便考證乎攜入都以示伯玉而未質也伯玉讀之踰月喜甚謂立義起類更置先後裁併條句渾然燦然莫可易者惟說經宜提出別行更快人意予聞躍然事固有不約以孚如判者所以懷來遂決但朱子當年或因門人執經問難旁及他事與經指絕不相涉則移從各類或他類中有專爲經文經

義發明亦移入說經凡以益於省觀使人無茫然混淆之
困而已聖作明述皆欲置人清辨之地也去其混淆與以
清辨意者因說經之意以通經意者歟 又序曰嗚呼此
予所爲朱子經說原序也越四年爲甲申而有三月十九
之事伯玉殉難最先最烈與劉宮論理順並軌焉念海內
同志不過數人而學同者尤鮮以禪染方熾或明承或暗
墮求其純以孔孟之學晝夜相切磨者在京邸時惟伯玉
暨劉公耳至其臨大節也皆卓絕嗚呼正學不足以益人
顯遂而足以固人忠貞茲非其明驗耶伯玉已矣今而後
復有好研經術好讀語錄由程朱溯孔孟孳孳問難相對
無倦者天南地北屬之何人不數月閒遂成隔世每展卷
輒潛然長歎

陳氏際泰 五經讀

五卷

存

劉氏同升 五經四書大全注疏合編

未見

繆泳曰公字孝則吉水人崇禎丁丑賜進士第一人除翰

林修撰後死於難

黃氏欽 五經說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黃欽字子安自號九疊山人

夏氏章 五經纂注

存

朱隗曰璋字叔瑜

郁氏 禾 五經考辨

一卷

存

按郁氏不知何許人亦未晰其時代第知其字曰

計登而已休寧戴生綺獲之揚州士人家手錄以

歸文凡二十二篇又序一篇辭甚條暢不襲前人

齒牙可謂博雅之士

顧氏 炎武 日知錄說經

七卷

存

陸氏 元輔

十三經注疏類抄

四十卷

存

陸嘉淑序曰名物器數之繁莫備於經考覈形狀制度比類指象探賾窮變莫詳於漢唐諸儒蓋雖艸木禽魚工人祝史所創述方名經述所載列無不竭智畢慮盡其纖微曲折而後止嗚呼名物器數朱王禮樂之本而治天下之具之所託也且使芣苢螽斯之義不著則比興微矣壇墠堂室之制溷則宗廟朝廷之禮誤矣祝敵管磬鼗鬯登之數不存則無以降神靈通膺蠻矣揖讓進反粉畫行綴之法不詳則禮不勝其慢易矣如是而徒欲以詁訓之空言滌盪天下之情志漸摩斯五之習俗三代之治之所以不復見於後世也吾家翼王讀書王太常煙客家與中舍

周臣爲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具與其所以致治之原
慨然謂讀書必自窮經始窮經必自漢唐注疏始然注疏
之文汗漫雜出紛躋隱奧苦於考據別識之難也於是發
凡起例爲之疏通裁斷部分族居大而郊廟朝堂之制禮
器樂數之品章以及一事一物禽魚草木之微無不綜以
綱維歸之條例於是羣經之所有一披籍而了然皆可指
掌而盡焉本末兼該精粗咸貫世有知而用之者可執此
以往下此亦可備文人賦家之考索其用精矣其致力勤
矣翼王家膠城先輩多經學之士如張公路張茂仁邱子
成唐叔達徐女廉之流指不勝屈翼王又親爲黃陶庵先
生入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承而著書足以垂後也後之讀
此書者以此備考索鉤稽之用固得矣然無僅以爲文人

賦家之所資焉則翼王著疏之意庶其不泯沒乎予故序而論之

汗氏 琬 經解

四卷

沈氏 珩 十三經文鈔

五十卷

器樂存

珩自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其統歸乎一而已矣道之全體

大用具見於經庖犧之儀卦虞廷之十六字道統從此始

矣道統即學統也商君臣言性言學言誠文王周公孔子

繫易之辭禮經雅頌制作昭明道統之傳承無歧軌焉周

道缺微異萌斯起孔子修定諸經與門弟子雅言詩書執
禮商瞿傳易卜商傳詩左邱明傳春秋史法曾參傳大學
孝經子思傳中庸以至有若孟子之徒傳論語游夏之徒
傳爾雅其後散處諸侯之國以友教天下公羊穀梁傳春
秋經法數傳之閒經學正而道統乃正自秦滅學漢世收
遺經於殘脫之餘於是人各異師或數人而合一經或一
經而分數家說滋繁而義滋製愈降而由漢歷唐以至宋
千有餘年經術蕭然謝絕其閒特起之士知稱說經義以
明道德者不過數人猶擇焉不精語焉不備蓋經學散而
道統亦散矣宋室大儒曠代拔興淵源相接傳聖人之心
於孔子修定之中然後學統復正累承以至於今然自春
秋戰國以來爲吾道賊害者亦復根萌燼然於其閒如六

經注解六經注腳六籍無書卽心是經之邪說瞽趨者猶
樂其新奇而爭炫之蓋未知所底也幸際聖德昭明用經
術以敦勵天下使學統歸於一是竊觀自古聖功王事義
備於經經義之備著於文辭後世說經言文亦經義之文
辭所爲支流餘裔也自傳注釋詁而外以篇章說經有儒
林之文有理學之文儒林之文本乎學問意見考據探索
足以發揚志識而經制之業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本乎窮
理致知明體達用足以開來繼往而道統之傳出其中焉
理學之文所謂其統歸於一是者也儒林之文則醇疵得
失見焉抑或其文其人則居然理學也而其言出入離合
見焉以一是而論惟去彼取此足矣然論學不可以不嚴
而論文則不得不寬何則惟嚴而後統始正也惟寬而後

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聖人之於經亦然易序乾坤而謹復姤也詩貴正而兼變也書貴治而存亂也春秋貴予而示奪也聖人豈容有進退損益哉惟復姤之必謹而復知乾坤之義爲深遠也變之害正而後知變之不可不止也亂之侵治而後知亂之不可不治也奪之僭於予而後知奪之當懼而歸於予也此聖人憂天下之情也今夫說經之文之有鈔也使醇疵得失出入合離其說畢陳於前而後知治是統者之不可以不謹操是統者之不可以不嚴故曰惟嚴而後統可正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經之統正則學之統正而道統無勿正矣由是編而審所別擇焉凡造化之所以絪縕蕃變王道之所以崇效卑法天德之所以精義入神經制之所以因革損益酬酢之

所以常變經權人物之所以升降進退衡別之所以得失
 異同類族之所以典常秩序於以窮天下之事理而致天
 下之大用聖功王事詎有不備乎此而徒以資經生之佔
 畢已哉且國家取士首重明經士子所誦習以應制舉不
 越乎章句帖括之間未嘗窺見古人宏深浩博之業以審
 其源流得是編以開明之則始進之學既識本源於以備
 顧問而贊大議參大政將使經術弘備而治教休明不無
 小補竊有厚望焉

秦氏駿生經生塵

卷六

存

繆泳曰駿生字山子錢塘諸生其說經詩曰詮書日案易

曰天春秋曰與禮曰勺嚴侍郎沆序之

王氏 復禮 二經彙刻

十二卷

存

毛奇齡曰草堂取孝經大學諸家改本會萃刊之

黃氏 百家 說經千慮愚得

三卷

存

饒氏 失名 五經纂要

未見

錢啓忠序曰六經由漢而唐而宋諸儒代興各有注疏不啻汗牛充棟矣明興乃芟其繁冗歸於畫一易詩宗朱子

書宗蔡氏春秋宗胡氏禮宗陳氏戶誦家習奉爲令典非
是則縹緗不錄鬢序勿登誠不欲以多歧亡羊蓋其慎也
然其閒如詩之不叶於傳序也春秋之盡斥夫公穀也書
之拘牽於躔度也禮之聚訟於明堂也易之僅歸於卜筮
也不無滯義夫漢儒卽未克明經亦克窮經其勤有足嘉
者今經學日本注外併大全一書儲之學官鮮寓目焉者
東岡饒氏茹蔬啜水老而勿倦講學於羊城歸仁院別爲
纂要可謂刻勵於學者也

亡名氏九經要覽

未見

張萱曰內閣抄本莫詳姓氏采九經語分類成書

九經總例

未見

張萱曰九經諸本互異此書總其互異者詳辨之曰書本
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脫簡曰考異凡七則依
盱郡廖氏元本梓之莫詳姓氏

權氏

近

五經淺見錄

佚

高麗史近初名晉字可遠一字思叔辛禡時左司議大夫
禡曰此人爲諫官使子不得游幸何可近侍合令防倭耳
著入學圖說五經淺見錄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一

十一

浙江書局刊

高念曾校

汪康年校

吳慶坻校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又百四書一

朱子熹四書語類

卷八十卷

公文存

四書集注章句

卷二十六卷

蘇蘇存

四書或問

三十六卷

存

李方子曰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旣當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陳宓曰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注

陳普曰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餘蘊今細詳

之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尙多

王禕曰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爲之註大學中庸二篇
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康成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
註後遂顯矣爰自河南程子實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
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
孟子則爲之註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
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並行而教學之序
莫先焉

薛瑄曰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
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
殆無餘蘊

喻氏樛四書性理窟

佚

張氏 九成 四書解

宋志六十五卷

佚

陳氏 舜中 四書集解

佚

黃氏 幹 四書紀聞

未見

葉氏 味道 四書說

未見

姓譜字知道温州人師事朱子嘉定中進士授太學博士

兼崇政殿說書

劉氏燾 四書集成

佚

劉氏炳 四書問目

佚

閩書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燾從文公游舉進士累官兵

部侍郎朝請大

潘氏柄 四書講義

未見

童氏伯羽 四書訓解

未見

閩書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
名其堂曰敬義伯羽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

系爭
卷一百五十二
三
川

生稱之

江氏默四書訓詁

六卷

未見

姓譜字德功崇安人從朱文公游乾道中進士歷安溪光

澤尉

黃氏士毅四書講義

未見

姓譜字子洪莆田人號遠山師事朱文公

程氏永奇四書疑義

佚

戴詒日永奇字次卿號格齋休寧程先之子朱子門人

胡氏泳四書衍說

佚

戴詵曰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弟子

王氏遇四書解義

佚

陸元輔曰朱子門人

王氏時敏四書說

十卷

佚

江西通志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嘗從東萊呂氏游

劉氏伯謙四書說

佚

徽州府志劉伯謙字謙甫歙人慈湖楊氏弟子

葛氏紹體四書述

西佚志王相謙字謙甫歙人曾於東萊曰丑被

赤城志葛紹體字元城黃巖人師事葉水心

戴氏侗四書家說

王汝謝佚四書述

田氏疇四書說約四人

佚

真氏德秀四書集編

二十六卷真氏南泉真昌人未午庚午

存

真志道學庸集編後序曰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

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
子姪皆立侍焉旣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
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子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
略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閒或附以己見學者
儻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
用功深采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
記於懷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挈之郭居閒以語同志而郡
博士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
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說於
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爲善讀庶亦不負
謝君私淑之意謝君莆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
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

劉才之序曰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

遂爲闕里一大欠事近得西山所編大學中庸本之朱子

集注附以諸儒問辨閒又斷之以己意會萃詳采擇精誠

後學所願見者已鋟之梓爲衍其傳惟論孟二書闕焉扣

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

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

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

有可采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

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爲大全不惟有以成西

山點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書而讀之皆曰白是

建學始庶知沿流而適源夫豈小補云乎哉咸寧九年

日

謝侯善後序曰朱子四書布發天下而闕里之舊鈔無存
豈荆人不貴玉鮫人不貴珠邪意其得之於家傳面命之
餘視此爲筌蹄僕贅真璜籍宇聞之而訝且懼敬尋舊籍
而求再刊之乃得真西山先生點校手澤於夏獻之遺喜
其熊魚得兼可爲今世一部韶樂亟命工刊之於郡庠以
爲未得魚兔者設亦俾來者知其象脉之所自出歟時咸
淳壬申正月人日

張氏

津

四書疑義

佚

括蒼彙紀張津字子問龍泉人

諸葛氏

泰

四書解

佚

台州府志諸葛泰字安之黃巖人端平三年進士知平陽

州

謝氏 升賢 恕齋四書解

佚

吳氏 觀 四書疑義

佚

黃震曰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此星而言蓋星有匏
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
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

沈氏 貴瑤 四書要義

宋志七篇

章乃 未見

陳氏 應隆 四書輯語 隆或作龍

宋志四十卷

張蒼曰集中多采宋儒語錄凡四十卷內閣本闕三十五

三十六二卷

石氏 賡 四書疑義

四佚

黃震曰近世有石賡學於晦庵門人李閔祖作四書疑義

黃氏 績 四書遺說

一佚

閩書績字德遠莆田人仕為學正

續書考 卷一百五十二 七 川

盧氏 孝孫 四書集義

一百卷

佚

四書集略

四十二卷

未見

張萱曰孝孫取考亭語錄文集為四書集義又病其博而

未精於是復為集略芟繁撮要深寓反約之意

廣信府志盧孝孫字新之貴谿人受業真西山之門嘉泰

閒舉進士為太學正淳祐初上幸太學獻所編四書彙義

學者稱玉谿先生

章氏 允崇 四書管見

佚

蔡氏

元鼎

四書講義

佚

蔡氏

模

四書集疏

未見

吳氏

真子

四書集成

存

崑山徐氏含經堂有之

趙氏

順孫

四書纂疏

二十六卷

存

順孫自序曰子朱子四書注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

猶經也順孫舊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子朱子諸書及諸高弟講解有可發明注意者悉彙於下以便觀省閒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子朱子之奧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上之屋強陪於穎達公彥後祇不韙耳遇大方之家則茲疏也當在所削

洪天錫序曰或問尹和靖讀易傳之法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李延平聞之曰此語固好然學者須理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歸著方可及此二先生豈異旨哉言各有當也蓋學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文公朱子之於論孟旣成集義又作詳說旣約其精者爲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其後集注刪改日

以精密而或問遂不復修文公自謂集注乃集義之精細
一字稱輕等重不可增減讀論孟者取是書焉可也格庵
趙公復取文公口授及門人高弟退而私淑與集注相發
者纂而疏之閒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者如侍考亭師
友之側所問非一人所答非一日一開卷盡得之博哉書
乎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人莫不飲食也知味者鮮文
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字之義或數年更易
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學者以易心讀之豈能得聖
賢之意哉如援先儒與諸家之說有隨文直解不以先後
爲高下者有二說俱通終以前說爲正者有二說相須其
義始備不可分先後者設非親聞未易意逆此纂疏所以
有功於後學也僕晚未聞道加以衰曠廢學公不鄙辱教

且命之曰序以幸子竊惟論孟二書文公凡幾序矣僕於
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於訓蒙而得本末精
麤無敢偏廢之說又於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
說終身受持猶懼不饒何敢復措一辭抑文公曾有言曰
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注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
注解足矣久之不用注解只正經足矣又久之自有一部
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矣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
於集注纂疏亦云

牟子才中庸纂疏序曰子旣爲趙君序大學章句疏矣趙
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教誨嗚呼士性無志則已苟有志
焉則何書之不可讀也予至是益歎趙君之用功何其專
而工夫至到文理密察又何其不苟也然嘗伏讀中庸章

句之書因有以見孔門傳授之正本朝諸子解說之詳矣
蓋自皇王以來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
告舜則曰允則其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湯之誥民
則曰民有常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爲物靈以至成王之言
生厚尹吉甫之言秉彝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
近而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吾夫子生於春秋
之世雖不得其位而爲往聖繼絕學若過於有位者越是
時朝夕講貫則又有顏子曾子見而知之再傳而復得孔
子之孫子思則又聞而知之子思子又懼此道之失其傳
也乃推本古先聖人之意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作
爲是書以詔來世若有不能自己者焉此作書之本義也
自是而後又作傳而爲孟氏孟氏歿此道寥寥千五百年

至我朝而濂溪周子者出始得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
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明道不及爲書伊川
雖爲書而心不慊意而火之今所傳者特其門人所記平
居問答之辭而橫渠張子若謝氏尹氏亦皆記其語之及
此者耳若呂氏楊氏游氏侯氏則又成書然或過於高或
鄰於淺或語多差失或意轉支離或背其師說或入於釋
氏具見於石君子重所編新安朱文公有憂之乃沈潛反
復考其異會其同參考究極以審訂之著爲章句一篇旣
又刪石氏編次繁亂之語名曰輯略記嘗所辨論去取之
意名曰或問以附其後然後中庸之旨始大白於天下可
謂至矣盡矣今趙君又纂文公文集語錄及諸高弟言及
章句者而益之以已見至於或問則取其評論諸子之說

而附注之是亦文公之意也學者觀乎此而有意於深造則羣言萃於一編易以參訂既有以見文公取舍折衷之詳又有以見門人講明論辨之當俟其首尾該貫義理充足而後學爲中庸焉則得尺吾尺得寸吾寸雖遠可近雖高可升而所自得者多矣不寧惟是厥旣知之又將以其所知者而見之素履實踐焉則知與行互相發見豈不能爲聖爲賢乎然則纂疏之作雖出於編輯之屬而發明中庸大義將以迪民彝厚世教也豈訓故云乎哉

黃潛作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辭奧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爲纂疏蓋公父少傅衛公雷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源委纂疏所由作也

應俊序曰朱子四書如日星麗天萬象昭著然學者儻不
精體深驗而以易心讀之則毫釐之差違道已遠蓋其語
脈流行之處辭氣抑揚之間皆精義至理之所寓也格庵
趙公始作纂疏蒐輯一門師友之言字字研覈又爲推說
其所未備而後讀者渙然怡然皆得其門而入朱子有功
於四書格庵又有功於朱子矣俊叨恩守括乃以邦人之
志請入梓教授倪君澄王君慶高先後爲校讐且蒞其役
論孟成會縉雲令王君旣濟已刊中庸大學遂併刊於學
官云

浙江書局刊

高念曾校

汪康年校

吳慶坻校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二

魏氏 天祐 四書說

佚

魏了翁誌曰公叩之蒲江人諱天祐字德先始以詞賦登
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辭不受於是年七十矣益大
肆於學聖賢經傳歷覽博究旁及百家之論二氏之辭融
貫異同會心適意舉世之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卒年
八十有二平生論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說藏於家

祝氏 洙 四書集注附錄

未見

胡炳文曰洙字安道建安人

姓譜洙穆之子寶祐進士景定中為涵江書院山長

胡氏升四書增

未見

姓譜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壬子登進士
第授國史編校

江氏愷四書講義

佚

馮氏去疾四書定本

佚

姓譜去疾理宗時知興國軍

胡氏 仲雲 四書管闕

未見

陳氏 元大 四書講義

佚

姓譜字孔碩温州儒學教授世稱北山先生

朱氏 公遷 四書通旨

六卷

存

按通旨一書以類編之其目九十有八曰天曰天

地曰命曰性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曰信曰仁義禮

知曰仁義曰仁知曰禮義曰知仁禮曰知仁勇曰

德曰道德曰中曰中和曰中庸曰敬曰一曰誠曰

心曰身曰志曰意曰思曰情曰恥曰樂曰好惡曰
剛曰勇曰道曰孝弟曰忠恕曰恕曰忠信曰聖曰
氣曰氣質曰才曰鬼神曰禮樂曰樂曰禮制曰權
曰人曰人品曰道統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曰孔
子曰孔門弟子曰子思曰孟子曰古今人物曰大
人曰君子曰士曰善人曰狂狷曰鄉原曰君子小
人曰教曰學曰行曰師道曰諸經曰義利曰祭祀
曰喪祭曰文質曰文曰言行曰言辭曰過曰節操
曰名聞曰異端曰人倫曰父子曰君臣曰君位曰
君道曰臣道曰朋友曰名分曰世俗曰知人曰用
人曰交際曰義命曰富貴貧賤曰困窮患難曰辭
受取予曰出處去就曰治道讀者微嫌其繁公遷

字克升鄱陽人

王氏 柏 標注四書

卷

存

陳氏 普 四書句解鈐鍵

佚

四書講義

二卷

存

按石堂四書講義附載石堂集大學十篇中庸二篇論語十篇孟子四篇

黃氏 淵 四書講義

未見

鄭氏 僕翁 四書指要

二十卷

未見一 齋書目有

黃虞稷曰宋太學生與謝翱友善入元不仕

龔氏

靈松

四書朱陸會同注釋

或作張靈松

二十九卷

又會要二卷

未見

袁桷序曰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古為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絕息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

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
呂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
而始著者也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
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
能獨明者也詩本於大小序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
轍氏始刪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
議焉者三禮守鄭立氏正義皆旁證曲附唐趙匡氏始知
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
識獨見雖逾千百世亙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
論爲是哉曩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序疑非西京於孝
經則刊誤焉詩去其序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
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爲門弟子世固未有以病文公

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而爲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墨守是猶以泥丸而障流杯水而止燎何益也清祐中番易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爲則黃旣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爲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刪繁會精予於龔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罔有異論故厯舉興廢之說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於後若予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

黃虞稷曰貴溪人宋咸淳鄉舉元郡縣上所著書於省省聞之朝授漢陽教授不就

董氏鼎四書疏義

佚

邱氏漸四書衍義

佚

謝鐸曰邱漸字子木黃巖人講明道學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

周氏焱四書衍義

佚

王義山序曰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業為萬世開太平此書也蓋

自洙泗而後漢唐以來論孟庸學雖老師宿儒無以過而問焉者漢多訓詁之儒唐多辭章之士病在此也至宋始有伊洛諸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爲全書者惟朱夫子沈涵義理之精微研覃性命之蘊奧定爲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豈漢唐諸儒所可語此嘗謂宋理學漢唐所無宋諸儒洙泗所有於戲盛哉青原白鷺閒有學先師之學者衡齋先師周君焱是也衡齋取宋高第人謂指日金馬玉堂矣衡齋薄蓬萊弗卽老於著書有通鑑論斷行於世今又有四書衍義不特史學精於理學尤精也近世眞西山作中庸大學衍義而不及論孟非若衡齋所衍爲全書也或曰四書之作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孔

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不敢也先師嘗曰
某爲是書極知僭踰無所逃罪先師且不敢衡齋敢爾子
曰衡齋非敢也不過發明門人所問之未及且先師庸學
二序皆曰以俟後之君子衡齋先生所謂後之君子也

寶祐登科錄周焱字養晦小名壽孫小字九齡本貫吉州
吉水縣

江西通志周焱吉水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南昌知縣入元
不仕

吳氏梅四書發揮

佚

括蒼彙紀吳梅字仁伯麗水人何北山弟子咸淳乙丑進
士官浦江錢塘二縣尉

陳氏煥 四書補注

佚

曾氏子良 四書解

佚

衛氏富益 四書考證

佚

梁氏志道 四書通紀

佚

赤城新志梁志道臨海人咸淳十年進士官教諭

胡氏一桂 四書提綱

佚

王瓚曰永嘉人字德夫號人齋

何氏 逢原 四書解說

佚

趙氏 惠 四書箋義纂要

十二卷 又紀遺一卷

存

劉有慶序曰聖道散而爲言猶元氣散而爲物未嘗一日
不燦然穹壤間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有見秦滅
學學者如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年而大儒繼作
冬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色元氣之燦然復著善觀物
者觀此足矣友人鐵峯趙君惠雅是子言一日以所輯四
書箋義示予予愛之曰是能羽翼傳注殆所謂無是書則
是理有闕然者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爾執一物以

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麤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歲甲子

李燾序曰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人之意譬諸泝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注腳然其書中凡所援引証據或有攷於注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峯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玄提要本末兼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是編出使家素乏書者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檢勘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

箋是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
意而造於聖人之道非務爲博洽而已苟用心於枝葉而
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珠之說可不戒哉而亦非趙君
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月

曾翰序曰韓文公謂儀禮難讀予謂惟四書爲難讀爾有
能虔心涵泳切己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吾之所以
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真實履踐對
是書而不愧作者而後謂之善讀則四書之難讀豈不信
邪而讀集注者於其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
羣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
害也然讀之之際不免於疑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
鐵峯趙先生以其難爲憂卽凡集注之所引皆箋釋於其

下俾讀集注者開卷瞭然無復疑滯而何難讀之有予讀
書於肖堂陳氏館知先生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
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鑄諸梓以公天下則豈徒讀者
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月

德自序曰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注之義也予嘗置四書
於几有叩之者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曰大學序云王
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宮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
引刀劔戶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云何予則瞿然未知所對
於是溫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
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蓋羣經子
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
凡昧於傳注者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

辨必由博學是箋也膚譎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刪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拙

張存中曰四書箋義趙氏所輯與杜氏旁通熊氏標題相類而過於繁冗

按鐵峯趙氏箋義崑山徐氏傳是樓有雕本前有
序四篇一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眉山劉有
慶一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陽李榮一承事
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一爲德自序其書
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爲先次以論語又次孟
子又次中庸

熊氏木標題四書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三

浙江書局刊

高念曾校

汪康年校

吳慶坻校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秀水朱彝尊編

對四書集義疏入人其言四書男昆田校

文忠四書三

劉氏四書集義精要

三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張萱曰元學士劉夢吉會萃朱子或問及門人記錄論辨之書凡三十五卷

蘇天爵曰初朱子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為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注有所發焉

陳氏天祥四書選注

不二十六卷

趙天佚曰

四書集注辨疑

十五卷

存

張養浩曰或謂四書辨疑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文忠疑繫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

按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偃師陳氏

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是書專辨集注之非曾

見吳中范檢討必英藏本乃元時舊刻不著撰人

姓氏釋注中語於置郵傳命曰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遞之舍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日曾三十里置一馬鋪大槩十里一鋪爲常於魯平公將出章據中原古注本以定南方本傳寫之誤又曰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云云成甫長文並浙人注辭不類若雲峯四書通一宗朱子不應互異其爲僊師陳氏之書無疑且其卷數亦合遂定以爲天祥著天祥字吉甫官至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卒諡文靖

又按蘇伯修撰安熙行狀曰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溥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

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及來爲眞
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爲書以辨之
其後陳公深悔而焚其書元史列傳亦云然則范
氏所藏乃陳氏焚餘本也

胡氏

炳文

四書通

二十六卷

或作三十四卷

存

炳文自序曰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
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
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
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
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

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芴通之
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
謂之窮理也予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
未也獨惜於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
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予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
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予不能自謂能通
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予之
所深冀也

鄧文原序曰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
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
次考求朱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
會其意猶爲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

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子竊病焉近世爲圖爲書者益眾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爲異說以徇於世子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子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爲四書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已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爲史通通之義尙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

張存中跋曰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刪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

通釋集疏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命
齎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其傳爲此來茲書府
承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
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注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爲
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
以纂疏集成通釋附錄爲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失朱夫
子本意編附於章句通後又於集注字之奇者增入釋文
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
便於考索云

四書辨疑

未見

張氏

澹

四書拾遺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子素南樂人至元中徵辟不就

郭氏陸四書述

佚

劉氏霖四書纂釋

佚

蕭氏元益四書演義

佚

衡州府志蕭元益字楚材安仁人鄉舉

石氏鵬四書家訓

佚

王惲序曰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璧自五臺東

徙唐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農使先牛
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多士資純篤恬
於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爲無所不窺四書小學尤致力
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沈潛玩味者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
手易簣際屬其子承義等曰吾平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
冢塾詒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承宗奉遺命以敘引來請
僕憶提憲燕南時按待屬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
毫忍靳一言庸慰存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
治平之方道統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
世教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
解纂疏論之詳矣近年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鄉一邑之
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尙先生復能沈浸濃

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已意之所見自爲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蓋士生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況性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固有職業之所當爲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別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述之本意也若祇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啓迪後學折中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門於後於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何氏安子四書說

佚

程鉅夫後序曰四書至朱子注釋精矣然朱子修改易贊

未已天假之年則今本猶未爲定本也勉齋之說有朱子
所未發者雙峯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
無窮矣後之讀者於先儒之旨曾未貫徹而或有妄肆誹
議者焉一也庸一也妄其失惟均鄉貢進士何定夫能於
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不詭異可謂善學者矣惜
乎泯泯無聞於世也其子捧其父書求序引欲以傳於世
予嘉之爲書其後他日當與黃饒二先生之說並傳定夫
名安子自號志軒

辭氏

延年

四書引證

未見

胡炳文曰字壽之平水人

張存中曰辭氏引四書互證四書訓詁太繁

黃虞稷曰臨汾人安西王文學

陳氏 紹大 四書辨疑

佚

赤城新志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元初鄉人爭習聲律紹

大獨以性理之學自任為文必本經義作四書辨疑生徒

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牟氏 楷 四書疑義

佚

劉氏 彭壽 四書提要

佚

陳氏 標 四書發明

本三十八卷

未見

四書考異

十卷

未見

汪炎昶曰先生於朱子四書貫穿出入涵濡已久簡牘斯形鄉先達曹公涇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稱之由今以觀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爲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眾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注反爲所汨沒讀者蓋深病之及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

周氏

良佐

四書人名考

佚

吳澂序曰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

事實初學有所未詳清江周良佐博考備述俾人名事實坦然明白閒又發揮其辭語通曉其旨趣於讀者誠有資予雖老亦願得此編常置書案閒豈特可為初學之益而已哉

詹氏

道傳

四書纂箋

二十六卷

佚

胡一中序曰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朗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有如象緯之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有茫乎未易窮測也夫苟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杌隉矣訛於音釋則字之義怙濫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齒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

嘗言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
可不用朱子之功而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
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
四書纂箋藏於家塾以授其徒建陽陳君子善鋟而行之
乃求爲之序焉是書也亦旣羽翼朱子而有功於聖門矣
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然也哉

張氏

存中

四書通證

六卷

存

胡炳文序曰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辭壽之有四
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友
人張德庸精加讐校剛冗而從簡去非而存是又能完其

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
 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
 此書誠有補云

存中自述曰四書集注明理用事簡明為尙至集成而理
 愈晦矣雲峯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則理通矣今趙氏
 箋義出而事益繁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存其簡則事
 亦通矣

按存中新安人

王氏

充耘

四書經疑貫通

八卷

未見

林氏

處恭

四書指掌圖

佚

赤城新志林處恭臨海人受業於舒闓風隱居教授著四書指掌圖

汪氏九成四書類編

二十四卷

未見

鄧文原序曰四書類編者新安汪君又善之所輯也四書之學始明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於考亭朱夫子今家有其書學者博詞誦以熟其於進道也有涯矣然河南諸弟子之論未能無醜疵學者不遡源而求則亦莫知乎朱子取舍之意況後於此曷從而折衷之今汪君博采先德之所紀著區分彙列純而不雜簡而不疏旣以自淑且以

勗夫人又善之用心亦勤矣又善體易者也吾爲君舉易以明其略萃之象曰萃聚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復可以見天地之心而不及其情大壯見天地而不及萬物維咸恆萃則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而萃又統咸恆之萬卽歸於一者也其象澤上於地若陂水以濡其盈以沛厥施與麗澤講習之義可以類觀故學之有資於萃聚又如此吾夫子之言曰旣會通以行其典禮惟會故通不會不通也後世始爲類書以便學者喜其 而研索不精適以資膚剽凌躐之病故吾於汪君旣嘉有講學之益而愛是書復慮學者因是書而廢講學之益則非汪君成是書意也觀吾言者其亦有所警也夫

解氏觀四書大義

佚

江西通志觀吉水人預修宋史

邵氏 大椿

講義

佚

李德恢曰大椿字春叟壽昌人宋景定甲子年十二領鄉

薦至元中為晦庵書院山長

嚴州府志作龍游教諭

包氏 希魯

點四書凡例

未見

黃虞稷曰字魯伯進賢人吳草廬弟子

許氏

謙

讀四書叢說

二十卷

齋書目有

未見

吳師道序曰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爲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固獲以加矣門人高弟不爲不多然一再之後不泯滅而就微則泮渙而離眞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爲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爲標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已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意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

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問難開陳無少疑滯抑揚反覆使人
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
百人遂爲一時之盛今觀叢說之編其於章句集注也與
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異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
段以顯其義至於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
著焉其或異義微牾則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
之則爲讒賊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
嗚呼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
必由許君之說茲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
君未沒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欲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
之且恐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爲善本諸生謂
子嘗辱君之知俾享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

勉齋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屬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守爲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傳緒不差閔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平時其言好惡同異喜大恥小延平語於吾儒之學理不患其不一所難不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讀字求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爲人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系履行與凡他經論著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爲行述茲不復贅云

黃潛作墓志曰先生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嘗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願其立言辭約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初不知未離其範圍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安氏熙四書精要考異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浙江書局刊

浙江書局刊

浙江書局刊

浙江書局刊

高念曾校

汪康年校

吳慶坻校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

程氏 復心 四書章圖

二十一卷

存

程鉅夫序曰夾漈鄭氏謂古者書必有圖然稍見於六經傳註之家惟車服名數而已余少學於臨川見雙峯饒氏大學中庸圖始識古人立圖之意去今又五十餘年乃得吾宗子見四書圖章為之圖圖為之釋有本有末有終有始如天之文地之理莫不合於自然非深得古人之意不

能也世之譚神仙學金鼎者猶必假圖說以達其旨況爲聖人之道者哉此圖之與書必不可已者也子見書旣成大之朝將畀之秩慨然曰凡吾所以至此者非以進取爲也欲俾天下知吾有書也吾親老矣吾歸養吾親復何求哉卽以爲鄉郡教授致仕嗚呼此所以爲古人之學也余旣不能爲子見留乃序以送之延祐改元歲在甲寅

王約序曰集賢待制周君南翁持諸君所作四書圖引見示且曰圖乃吾鄉士程子見進於有司者子見年踰耳順以親老授新安教授致仕歸養敢丐子言予因告南翁曰道學之稱肇於河南二程子四書之目起於考亭朱文公在宋有川洛朔之黨互爲詆訾莫能相尙要其歸但視主之者勢力隆替耳而公是公非殆有不可掩者逮我朝魯

齋先生許公出道學四書復盛然從之者多而真知者寡
坐談者易而行之者難道也四書也皆吾夫子天包地載
範世立極千萬禩不易之良法也蓋人人得而知人人得
而有人人得而用同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固不可
標榜曰道學分別曰四書拘拘然紆紆然徒事虛文而已
顧言行相副表裏一致而後可真知獨行之效也噫發源
者初未必然濬流者激而至此予觀子見撰述如此之富
去就如此之明質諸所學而不詭庶幾服膺吾夫子之訓
者歟南翁愕曰異者子之說請書以爲子見南轅序
趙孟頫序曰古今類書多矣大而天地日月山岳河海微
而昆蟲草木以至人事之成敗興廢言語文字之等莫不
會萃摭拾人誇多而家競富其用也不過爲詞章而已其

於道德仁義則無有也新安程子見白首窮理於朱子之
學若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寒暑之於裘葛晝不舍而夜不
輟貫穿精熟於是類而爲書列而爲圖道德性命仁義各
以類從使學者一覽而盡得之其有補於理學甚大豈古
今類書所能望也予既讀之知其用心之篤而子見引年
而歸予甚高之故書其篇首以致意云延祐改元春三月
十三日

元明善序曰理學至宋九大儒言之可謂詳且明矣苟潛
心於四書發之以近思錄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何理不
窮以之修身治人聖賢事業不外乎是然理自難明言之
易差非明師良友講授之眞幾何不有千里之繆哉新安
程君復心四書章圖取朱子章句集注一一爲之圖觀者

瞭然卽曉大義深有補於初學雖然四書之旨深矣有非
圖所能盡者學者因是以求章句集注因章句集注以得
聖賢之心聖賢之事業爲可企及也歟延祐改元清明後

三日

鄧文原序曰書之有圖猶天之曆象象本於自然雖聖智
不能加毫末曆則爲之乘除贏縮以求合乎天者也故治
曆而不得其理歲久必差象則昭晰烜著凡有目者皆可
睹而定書自六經而下眾言淆亂有戾於聖人之道者矣
而圖不能以強爲譬諸山川草木宮室器物日與人接繪
者一有訛謬輒爲眾訕笑夫圖之難如此四書始表章於
濂洛而大盛於考亭朱子發幽闡微旨義炳煥使習其讀
者可以遡聖賢於數千載之上若身列諸門弟子而授受

焉也新安程君子見復爲之圖以惠學者章分句析鉅細不遺吾獨惜君之生也後不得親取正於朱子也又幸學者因圖以求朱子之意而有得於四書者其效未有止也雖然吾猶有說焉自四書之學行家傳而人誦之矣求諸致知而力行者率千百不一二更世之論儒者常以是相詬病儿道必有對待自陰陽剛柔仁義引而伸之不可殫盡學者每有所偏或舉一而遺其二從其易而不究其所難故去道日遠聽言視行聖人猶爲宰予而改矧去聖人若是其遠也哉夫圖也書也致知之事也而未及乎力行也傳之書者可圖也傳之心者不可圖也必得傳心之妙而後可與學道子見年才六十朝廷旌用爲郡博士而子見以親老乞致仕其於進退出處不亢不汙庶幾乎力行

之士矣故予爲序其編首而歸之

虞集序曰右四書章圖纂要者新安程君復心之所著也其爲書也蓋取朱子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之說有對待者若體用知行之類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義利之類有成列者若學問辨思行之類隨義立例章爲之圖以究朱子爲書之旨其意可謂勤且切矣皇慶二年有司以君與書薦於朝明年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而歸年才六十耳閒出其書以示集使集識之集曰昔之爲圖者蓋未始有書也姑假夫奇偶之畫以擬其不測之迹而著可見之象引其方圓逆順之體而極夫消息變化之妙簡奧微妙未易知也後聖後賢有作然後推以立言而天地人之蘊盡矣則書固所以明圖者也今君之圖則又以明

夫書者也蓋孔門諸子敘述夫子之言與曾子子思孟子
之所述煥乎大哉昭於日星又有周子二程子張子與其
門人弟子相與講明之聖賢之微言大義豈復有不盡者
哉及朱子爲之集注章句然後會眾說而歸於一其所以
極博約之功者千古所本有也凡終始本末之說內外精
麤之辨條分縷析粲然有序今其書家藏而人讀之然而
習之而不察者猶眾也夫舍朱子之言則何以知四書之
旨然非有以貫通其條理而分別其節目則朱子立言之
意又何以得之也哉然則君之爲圖也可謂有功於考亭
有補於同志者矣集不敏三復三歎敬識而歸之雖然集
嘗聞之曰書不盡言曰不盡意又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
嗚呼安得因子之圖以得言而忘圖因言以得意而忘言

者而與之共論此乎延祐元年三月甲午

楊載序曰四書者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自孟子後
無傳於世伊洛大儒始發其端至於文公遂尋而竟之文
公學者萬餘人著名者數十人文公雖貴爲從官而常自
放於山林之中極幽窮深人迹所不到之處優游終歲研
窮詰訓斷離章句至辭有曲折意有難明輒與其徒互相
詰難往復紬繹五三聖人以道相傳而託之於文字雖舉
夔伊傳之徒蓋僅有聞者而去之千載將逆求其旨豈非
難哉文公以希聖之才曳踵伊洛纂輯舊聞性命道德發
無餘蘊綱紀大倫使人道生生不遂滅息其書亦旣流出
於八極之表雖言語不通文字不同譯之以象人無閤中
國然而文公造事弘大罔羅萬殊沈思默慮晝夜不輟至

於屬纊猶有所更定補而輯之使無缺遺文文公之所望於後人者也程先生生文公之鄉里授受此書具有師法懼學者務以諛詞破碎大道或掇拾一二妄肆詆毀故凡辭見異同義涉疑似者列而爲圖使學者於文公之言了然於心欲疑無所蓋有爲都邑之遊者念其鄉人之不能至也作都邑志以遺之或者又因其志繪而爲圖旣繪而圖則覽之者知益易矣程先生行義甚備蓋所謂眞知而實踐之者故其爲言綜覈深固有所據依學者觀焉如伐鄧林而假利於斤斧則其所獲不多且逸哉延祐元年後三月十一日

臧夢解序曰混沌未鑿鴻蒙茲萌固未有圖也自宓犧氏之王天下也河出龍馬負圖焉聖人以此發造化之機闡

鬼神之祕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生生不窮之理實
肇於此於是易有圖一百二十有二書有圖七十有七詩
有圖七十有六禮有圖一百一十有二記有圖九十有八
春秋有圖一百二十有六而六經之圖備矣其他五行有
圖天文有圖地理有圖三禮有圖紹運有圖器物制度亦
各有圖圖非不多也惟四書章句集注未有爲圖者林隱
程君生文公之鄉志文公之學而自得乎孔曾思孟之心
用力四書闡微析幽分章纂圖垂三十年而書始成又閒
出已見以發明文公未盡之說名曰四書章圖纂釋後學
之士苟能因圖以求解因解以求經則四書義理瞭然於
胸中矣豈非後學之指南讀書之捷徑也歟予嘗聞諸文
公之教學者有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

中庸又曰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燦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旨哉言乎以文公之言驗林隱之圖見者易曉卓然有補於世教矣矧今天子嘉惠斯文勉勵學校宣明教化東宮喜聽經書尊儒重道樂善好賢予以是知林隱之圖可以自見矣進之於朝非惟斯文之幸抑斯世之幸也故喜書而樂道之至大三年六月六日

袁桷序曰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可以圖言以圖言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圖爲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祕非書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聖繼述遵文演圖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於樞紐其不可以繪畫得之者猶因名以立

義此圖之輔於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
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之說興茫無畔
岸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爲之主而體用知行之說
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勦取其近
似端坐塗飾而根柢原委悉不能攷禮主於敬理主於善
一言以蔽講學之法糜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
孟中庸大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爲圖以輔翼朱子之
教抑亦使夫人知爲學之敘非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
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備
可謂能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性命之說各以類
從先正肅公作書上之曰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
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

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拯諸

薛瑄曰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姓譜婺源人會輔氏黃氏之學而折衷之章爲之圖圖爲
之說名曰四書章圖總要

黃虞稷曰復心字子見取文公四書集注分章析義各布
爲圖又取語錄諸書辨證同異損益詳略名曰纂釋至大
戊申江浙儒學提舉司言於行省皇慶癸丑行省進於朝
特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

吳氏存四書語錄

佚

薛氏六齋四書講義

佚

姓譜湯陰人早中甲科棄而不仕隱居教授有四書講義

戚氏 崇僧 四書儀對

一卷

佚

蕭氏 鑑 四書待問

八卷

存

鑑自序曰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辨之詳矣而散出於其所
自為書觀者難以歷覽未有合之者天朝取士以經疑為
試藝之首蓋欲吾黨之士彊勉學問以求聖賢立言之微
意而或者昧焉若大學道字訓言而以為道理之道性善
賢愚同得而謂愚者得其偽博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

知詳說反約專言知而曰主於行亦既得雋鄉闈策名天府矣則眇迻眇之故也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養正讀書之次隨時采集因成是編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之加倍師說者閒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會叢自修別之凡五百四十問一百一十七則以經之篇章爲之次日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叩鐘者以是待有司之問焉則庶幾其應不匱比類而求之則凡經之所疑皆可旁通而盡得之是書之集本爲舉子觀覽之便由是而得其義則於窮理盡性之功爲尤大而於進取又其餘事矣秦定甲子日南至

楊士奇曰四書待問八卷元臨江蕭鎰爲科舉之學設也元場屋有四書疑問國初三科猶然洪武甲子始改爲四

書義

陸元輔曰蕭鎰字南金臨江人

歐陽氏 仇 四書釋疑

佚

黃氏 清老 四書一貫

四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陳氏 剛 四書通辨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子潛温州平陽人從胡長孺學人稱潛學先

生

王氏 桂 四書訓詁

未見

黃潛曰桂字仲芳東陽人麗水縣主簿

何氏

文淵

四書文字引證

九卷

未見

黃虞稷曰河南何文淵泰定閒人

陳氏

尚德

四書集解

未見

黃虞稷曰寧德人號懼齋隱居不仕

按石堂陳氏字尚德亦寧德人不聞其號懼齋或

別是一人

瞻氏

思

四書闕疑

佚

祝氏堯四書明辨

佚

涂氏潛生四書斷疑

未見

黃虞稷曰字自昭宜黃人福州濂溪書院山長

蔣氏立四書箋惑

未見

陸元輔曰東陽蔣立字子晦別字若晦從許謙游學者私

謚貞節先生

馬氏瑩四書答疑

佚

陳氏樵 四書本旨

未見

吳氏成大 四書圖

佚

王瓚曰字浩然瑞安人登至治辛酉第官永嘉縣丞

傅氏定保 四書講臺

未見

黃虞稷曰南安縣人平江路儒學

馮氏華 四書直解

未見

黃清老曰華字君重閩縣人南劍州儒學教授

倪氏士毅 四書輯釋

三十六卷

存

汪克寬序曰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
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沒聖經湮晦千五百
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開發矇以啟不傳之祕而我紫陽子
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爲集注章句
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蓋皜皜乎不可尙已而其
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
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子朱
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並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注
文之左眞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趙氏蔡氏有集疏纂疏
相繼成編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

論之際未爲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審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爲學人自爲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銜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錢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歎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峯胡先生曙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略者足以己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摩刮向者之敝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宏實從遊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廟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僝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一年倪君猶慮其有未庶於盡善者爰卽舊本重加正

是視前益加精密閒出是書請子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爲書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沈潛反覆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用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倪君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顛云

楊士奇曰四書輯釋倪士毅編朱子集注四書之後儒先君子推廣發明之者無慮數十家而今讀集注者獨資集成及此書爲多他不能悉得也集成博而襍不若此書多醇少疵

薛瑄曰四書集注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爲精簡

黃虞稷曰士毅字仲弘休寧人授徒於黟學者稱道川光生曾萃胡雲峯陳壽翁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鴻俾精

要考訂訛舛

萬授一曰朱子集注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
 各詮釋於是勉齊有通釋而采語錄附錄於大學章句之
 下始自西山真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倣而成
 之格庵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
 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
 十家而義理明備采擇精當莫如道川倪氏之輯釋道川
 元末人為陳定宇高弟隱居新安與趙東山汪環谷為友
 明永樂閒詔諸臣纂大全實本其書厥後大全行而學者
 罕知有輯釋矣

史氏 伯璿 四書管窺

五卷

未見

陳高序曰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略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書也自朱子爲集注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下其辭詳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其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爲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聞見而層出背而違

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歧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卽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呼立意以爲高好奇以爲尙爲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爲是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說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爲道

楊士奇曰四書管窺四冊永嘉史伯璿文璣著蓋出饒氏輯講吳氏集成胡氏陳氏發明金氏攷證許氏叢說倪氏輯釋之後其論諸家之失皆平正確的刻板在永嘉郡學

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

黃虞稷曰伯璿溫州平陽人元時隱居不仕辨諸家說之
與朱子相悖旨

韓氏

信同

四書標注

佚

馬氏

豫

四書輯義

六卷

未見

張萱曰馬豫四書輯義內閣所藏凡十四冊

汪氏

炎昶

四書集疏

佚

徽州府志汪炎昶字懋遠婺源人取朱子四書笈采博擇

而發揮其微旨每有所得則疏之積成卷帙名曰四書集

疏

趙氏遷四書問答

一卷

未見

孟氏夢恂四書辨疑

未見

浙江通志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署台州學錄至正中設策禦寇以功授宜興州判官卒諡康靖

謝鐸曰四書辨疑孟夢恂著

袁氏俊翁四書疑節

十二卷

未見

曾氏貫四書類辨

佚

邊氏昌四書節義

佚

盧熊曰昌字伯盛吳人隱居教授張氏據吳以禮招致勿

就

黃氏寬四書附纂

佚

楊氏維楨四書一貫錄

未見

亡名氏四書集注

未見

楊士奇曰右四書集注其句讀勿抹之法兼取勉齋黃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導江張氏諸本之長宣城張氏曾爲之參校加以音攷蓋善本也刊板在常州府學又刊板在

鄞

四書附錄

十一冊

佚

張萱曰莫詳編次姓氏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

浙江書局刊

高念曾校

汪康年校

吳慶坻校